

嶺西水陸兵紀

拙政編附





嶺西水陸

兵紀



嶺西水陸兵紀序

不肖政爲南職方郎蒿目兵政深嘆其敝窳不振爲
戍留都者若干衛衛若干軍歲所費若干餉占籍者
非不如林矣嘉靖中倭不盈百長驅閩浙江淮之間
進薄都城惟閉關以謝竟無一矢加敵者後始議募
客兵分水陸二營迄今恃以爲捍然兵以久玩按籍
而呼則捷負弩而驅則仆汰之虞脫巾振之易攘臂
歲所簡閱不啻孩戲各省直諸邊鎮其兵不留都者
百一二檇李盛公文經武緯爲憲萬邦胸中甲兵並
轡韓范乃以起部郎出備兵于閩觀察于粵而復叅

藩于黔不肖爲宇下編戶沐九里潤者有日一旦獲
覩公粵東水陸二兵紀議周而核嚴而可久乃喟然
曰持此主天下兵何憂倣窳耶廣之電白吳川古高
涼地東南濱海與暹羅日本鄰番舶乘汎無深濠廣
塹之限往往爲中土孽而電吳先受其鋒西北阻山
峻嶺摩空而複道躡雲猱獠窟焉詐順者曰撫民亦
出沒叵測乘隙內訌與海寇相煽爲虐海揚波而山
亦警燧故嘉隆有電白之禍萬歷有吳川之危雖旋
亂旋夷而徵兵倥傯之際無異顧犬補牢矣及一底
定鮮有豫爲綢繆之計者公見之懍然殷殷爲桑土

之謀電白西五里爲蓮花寨以扼其吭吳川西六里
爲限門寨以固其藩各列海面爲信地以專責守分
總以下臂指相使方舟連艦密于城壙是爲水兵舊
陸路止高涼陽電二營而兵亦晨星公爲增餉而廣
其籍至吳川距海尤咽喉要地特勅一大營營兵五
百有奇與高州陽電鼎足而峙又分三營之什一以
實陽電黎戎之伍使得徵發以備不虞是爲陸兵汎
收則水陸犄角汎發則水陸擊應制何周也至于除
器理餉訓練清勾設塘報嚴斥埃新其雉堞而申其
軍法一切鉅細罔不悉備意何核也公尤慮烏合者

之未易齊一復撫其所建梗概櫟括成帙捕隊而上
家給而人諭之於以一其耳目齊其心志翕肩纍息
繩布絲聯故善馭者無逸馬轡銜飭也二編其公之
轡銜以善御三軍之師者乎又何嚴而可久也治廣
者能畫一守之將海永不波陸永不燧寧獨高涼萬
世功哉夫兵猶火也薪盡而火傳以公之二編火傳
於天下用之留都用之各省直用之九邊諸鎮以及
荒徼之域無不爲萬世盤石之計又何倣窳至此極
乎故試于廣廣之民尸而祝之試于天下則天下之
民尸而祝之天下皆尸祝公而天下之兵政庶亦周

亦核亦嚴而可久雖有留都嘉靖之變百不爲憂矣
萬歷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季春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治
下生喻政頓首拜譔

附錄

明詩綜盛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除
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歷廣
東貴州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任卒有拙
政編附詩

靜志居詩話盛公浮湛藩屏敷歷有年當其叅藩
羊城值倭人入寇躬擐甲胄乘城擊破之於錦囊
所嘗以一人攝五監司事案無留牘其還家詩云
三黜已甘投嶺外一帆今喜到江鄉所居梅湖饒
有魚稻之利築塲納稼專以寶嗇訓子孫先疇至

今未改云

嶺西水陸兵紀卷上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嶺西道右叅政盛

爲申嚴條約以肅軍威以固海邦事照得高涼之

地東南距海綿亘六百餘里倭人乘東北風而來信

宿可至電白吳川爲必犯之地西北倚于博陸山菁

盤鬱獐狃錯處于二廣爲聯絡之處萬一中寇則東

西壤絕矣其所繫之重如此乃承平日久武備寢衰

尺籍空虛兵防單弱以故前有電白之禍近有吳川

之危本道思爲結網補牢之計乃力請

兩院再增水陸官兵九百三十七員名幸蒙軫念時

艱俯賜批允深爲地方幸焉故爲之派守信地爲之酌用戰船爲之增定名數爲之布立營壘爲之置造器藥爲之料理錢糧時其訓練稽其虛冒申其號令約其應援雉堞之卑小者撤而新之池濠之湮沒者清而浚之以至設塘報謹斥堠籍狼兵慎城守一切軍中機宜時與二三將領共申飭徹土綢繆稍已具悉惟是兵心未一面命爲難時異事殊善後不易謬爲掇拾條款編列成書水陸各自爲帙捕隊而上各給一帙使與士卒習其耳目齊其心志且藉以垂永久倘亦爲高涼保障之一助乎然本道猥以書生鮮

知兵事區區臆說無當於時伏乞

本部院留神詳閱如有一二可行特賜丁寧告戒行

本部院回遵照刊發仰藉

寵靈綏此海邦本道幸甚地方生靈幸甚具由通詳隨奉

總督兩廣軍門戴 批據詳水陸條約善後事宜已極詳悉遠猷石畫足爲東海金湯仰刊刻成書分發大小將領着實遵行繳又蒙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 批水陸兵防布置悉中肯綮信能行此佇看溟渤波恬寇盜喙息矣尙何倭之

足患哉依議刊行頒布嚴督將領着實遵行有不如約者以三尺從事此繳

萬歷三十年正月

日刊行

北津寨右司信地東界雙魚西界白鴿中以蓮頭限門爲寨巨海茫洋倭警叵測以故嘉隆間電白城陷受毒甚慘前車爲不遠矣事平而後迄今三十餘年衣袵不戒防禦寢疎至二十九年四月倭奴突犯吳川城幾不保旋事徵兵燃眉莫救今詳

兩院處餉增兵添設限門分總領兵一寨與蓮頭舊寨各派信地互爲犄角至于器械火藥無者增之壞者修之更設塘報嚴烽燧以便偵探種種事宜庶以補偏救弊但立法之初猶恐紀律未明人心未肅合申條約輯彙成書刊刻頒布以永遵守敢有不奉約

束軍法具在决不輕貸

水寨條約

一派守蓮頭限門二寨信地圖說

蓮頭限門二寨信地上自青洲港與雙魚所分
界下至碣州與白鴿寨分界沿海地方計六百
九十里其中青洲山黃程山蓮頭山放鷄山暗
鏡山博茂灣磊嘴門七處俱在外洋乃賊船可
泊之所但恐風信不測兵船難于久劄至于青
洲港蓮頭港赤水港限門港三合窩新門港六
處可以泊船卽係防守要地其青洲港在電白
縣城之東距城八里人烟稠集甚爲喫緊應派

七號船二隻劄守艫艚一隻專責巡哨港外青洲黃程前藍海面而蓮頭港係電白縣咽喉距城五里應派左哨三號船二隻六號船一隻劄守左港右哨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劄守右港艫艚一隻專責巡哨蓮頭外洋接前藍海面止赤水港係電白縣之西港內通各鄉村距城四十里應派三號船一隻六號船二隻劄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蓮頭海面巡至放鷄山止又艫艚一隻專責自放鷄海面巡至暗鏡止限門港係吳川縣門戶離城六里港內通梅菴化州

達高州府應派六號船二隻七號船五隻劄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暗鏡海面巡至博茂止又艫艚一隻專責自博茂海面巡至限門止三合窩係賊船往來入犯之區窩有小港通限門內港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二隻劄守東則策應限門西可備禦新門八號船一隻專責自限門海面巡至三合窩止其新門港係石城縣要地離城八十里應派七號船二隻劄守艫艚一隻自三合窩海面巡至新門止又艫艚一隻專責自新門海面巡至礮州止大船可恃攻擊艫

艚以便偵探走報軍情

青洲港至青洲山三十里

青洲至黃程山三十里

黃程至蓮頭山四十里

蓮頭至放鷄山五十里

放鷄至赤水港六十里

赤水至暗鏡山四十里

暗鏡至博茂灣六十里

博茂至限門港六十里

限門至磊嘴門八十里

磊嘴至三合窩四十里

三合至新門港八十里

新門至碣州一百二十里

白鴿寨交界嶺西地方止

遂溪縣

錦囊所

舡艚一隻專責自新門海面巡至碭州止

本港應派七號船一隻劄守

新門港

碭州渡

廣州灣渡

碭州山

本窩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二隻劄守

三合窩

舡艚一隻專責自三合窩海面巡至新門止

砵嘴門

石城縣

廣東省城府志卷之六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限
門海面巡至三合窩止

限門港

本港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五隻劄守

鱸船一隻專責自博
茂海面巡至限門止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暗
鏡海面巡至博茂灣止

博茂灣

暗鏡山

吳川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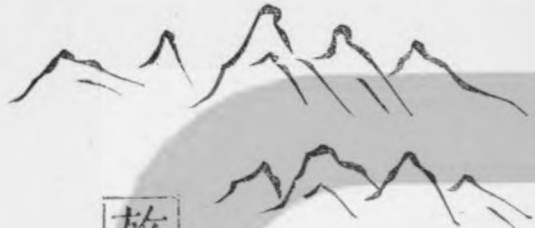


舢舨一隻專責自放鷄
海面巡至暗鏡山止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蓮
頭海面巡至放鷄山止

赤水港

本港應派三號船一隻六號船二隻劄守



放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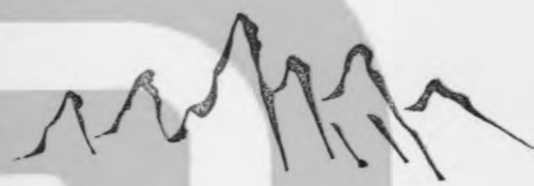
舢舨一隻專責巡哨蓮頭
山外洋接前藍海面止

右哨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劄守右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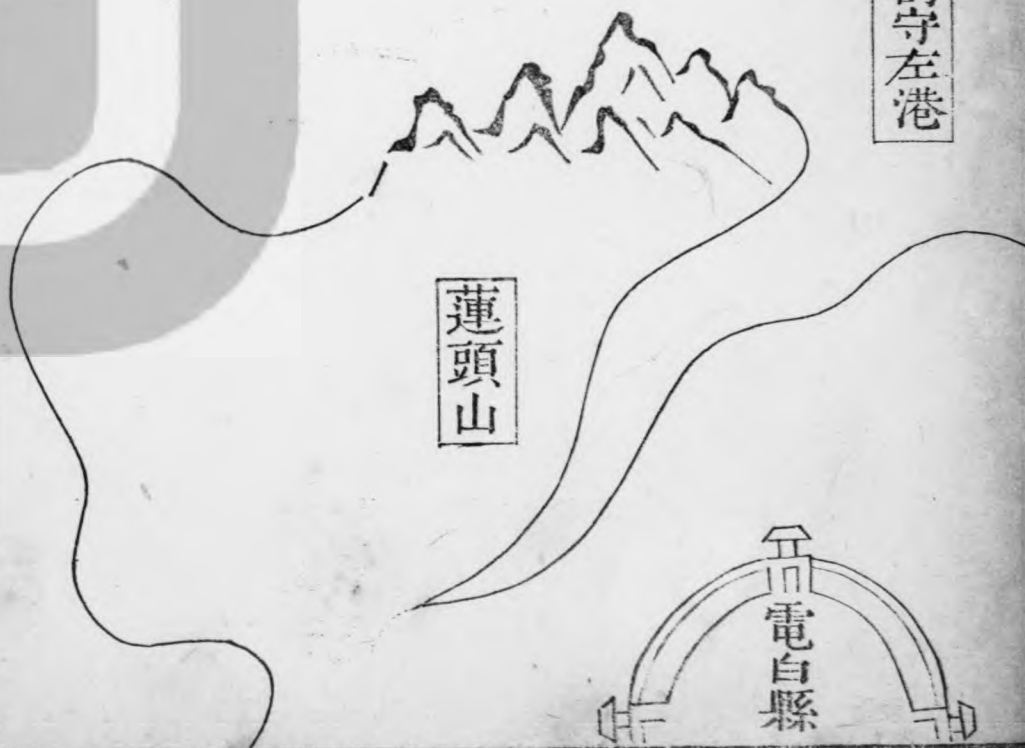
蓮頭港

左哨應派三號船隻六號船隻割守左港

黃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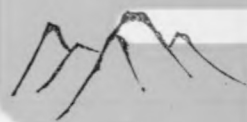
蓮頭山



電自縣

本港應派七號船二隻割守

青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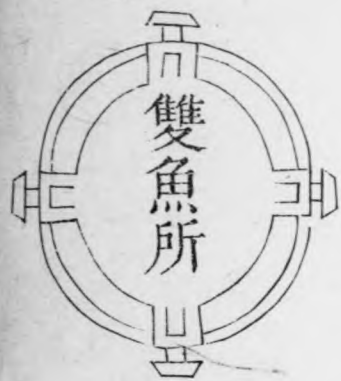


青洲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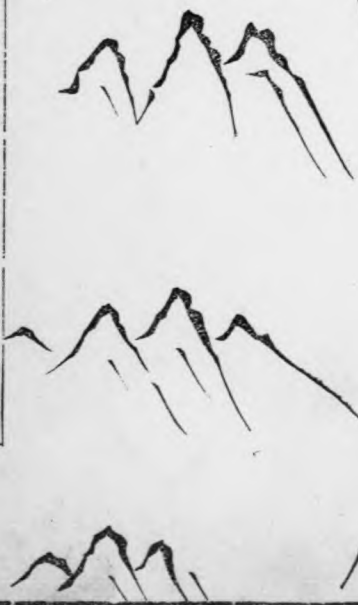
陽江北洋寨哨船二隻在此割守

舫艘一隻專責巡哨港外青洲山黃程山前藍海面止

雙魚所



陽江雙魚所交界分守地方起



舊分總一員駐劄蓮頭名曰蓮頭分總所管信地
自青洲起至暗鏡止計二百五十里其中海港
水深堪泊大船撥三號三隻六號四隻七號三
隻八號一隻艫艚三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新分總一員駐劄限門名曰限門分總所管信地
自暗鏡起至礪州止計四百四十里其間海港
水淺兩岸多石難劄大船且不便駕捕撥舊設
六號一隻七號三隻八號二隻艫艚三隻新設
六號二隻七號四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哨船圖說

三號船三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
繚手旋手斗手各二名隊長三名兵三十四名
船大兵少實難駕捕今議每隻增隊長一名兵
六名沒水兵一名新舊共目兵五十五名內蓮
頭右哨官坐駕一隻增掌號兵一名其各司技
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船式貼註遵守

三號船式



捕盜提督船兵
舵斗繚旋手各執鏢鎗
隊長各管理噴筒九龍
箭各項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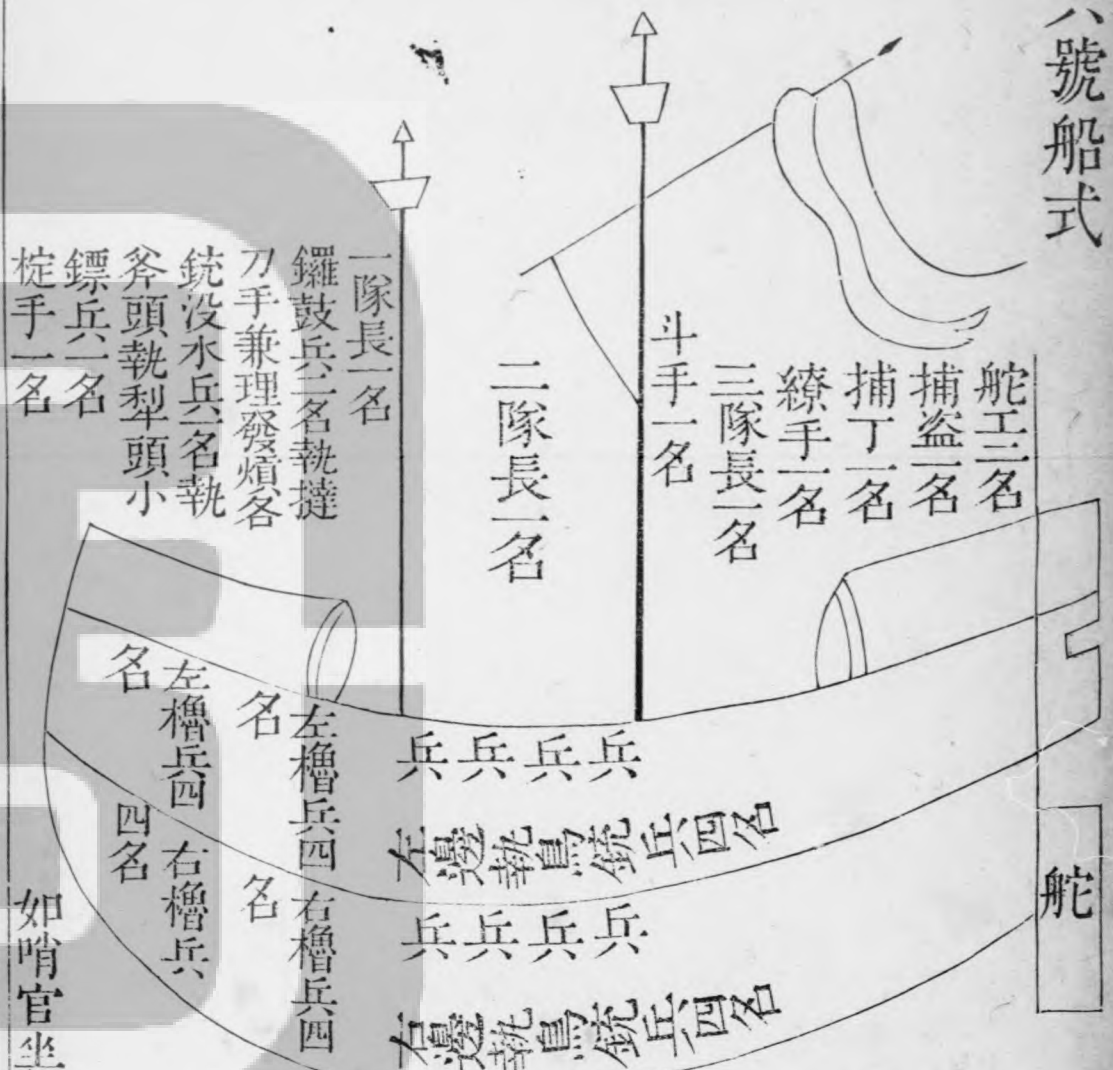
此鳥銃士六名專執鳥銃

此櫓兵十六名係牌鎗撻
刀手船使風則各執持器
械無風則各搖櫓

如哨官坐駕船掌號兵二名執鏢斧頭

六號船七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
二名繚手旋手斗手各一名隊長二名兵十九
名今議每隻增隊長一名兵八名又沒水兵一
名新舊共目兵三十八名內蓮頭左哨手限門
左右二哨官各坐駕一隻各增掌號兵一名其
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六號船式



捕盜提督船兵
舵斗繚旋手各執鏢隊
長管理噴筒九龍箭火
桶各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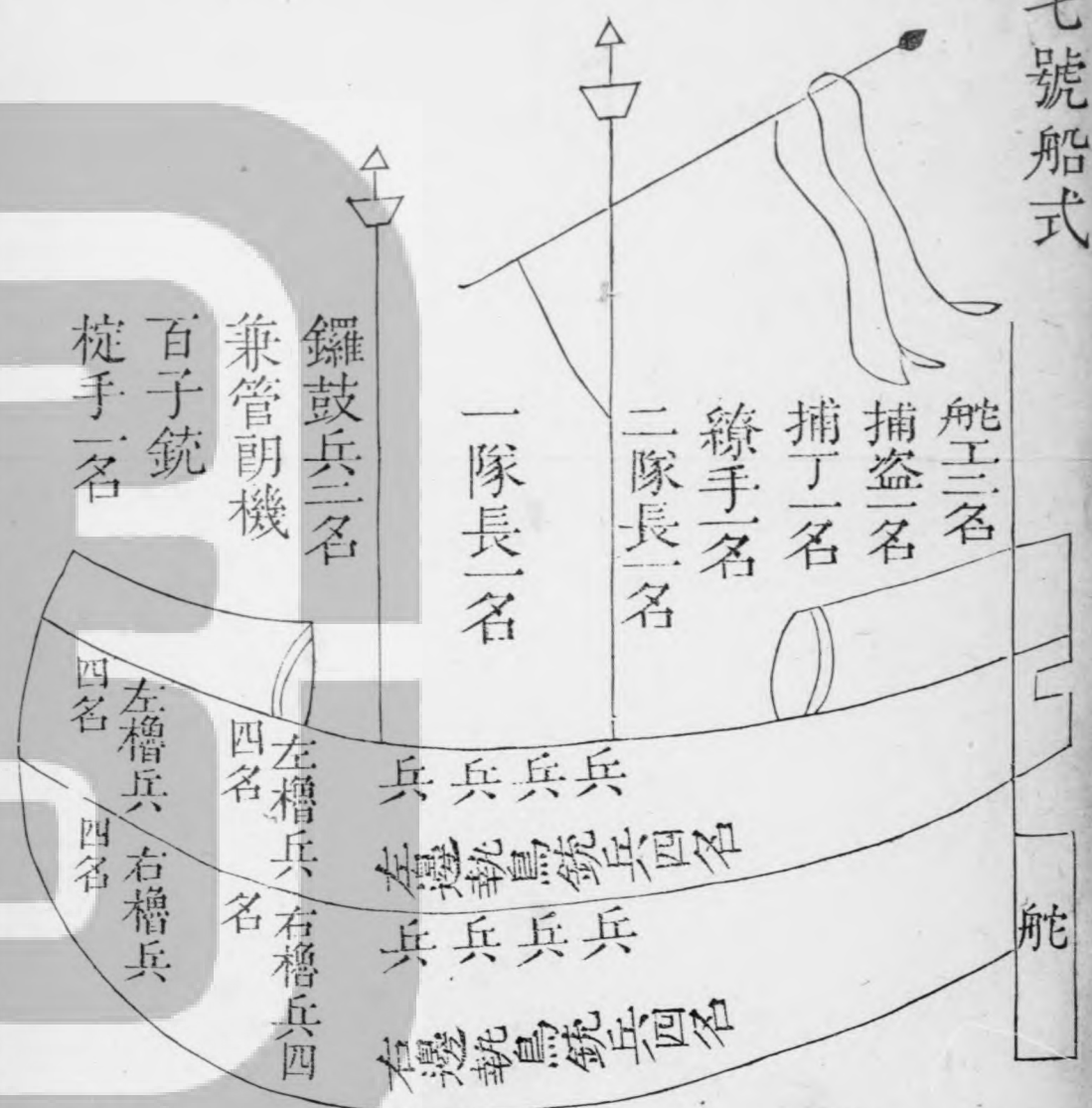
此鳥銃兵八名專執鳥銃

此櫓兵十六名係牌鎗
撻刀手船使風各執器
械無風則各搖櫓又沒
水兵一名兼搖櫓共足
十六名

如哨官坐駕船掌號兵二名執鎗斧頭

七號船十二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
工一名隊長二名共十九名今議增每隻繚手
一名旋手一名兵六名新舊共目兵三十二名
其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七號船式



捕盜提督船兵
舵繚旋手執鏢
隊長管理噴筒火
桶各項

此鳥銃兵八名專執鳥銃

此槽兵十六名係牌
鎗撻刀手船使風各
執器械無風則各搖
槽

八號船三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
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六名新舊共目
兵二十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
式遵守

八號船式



舵工二名
繚手一名
隊長一名

專執銃兵四名
欄頭兵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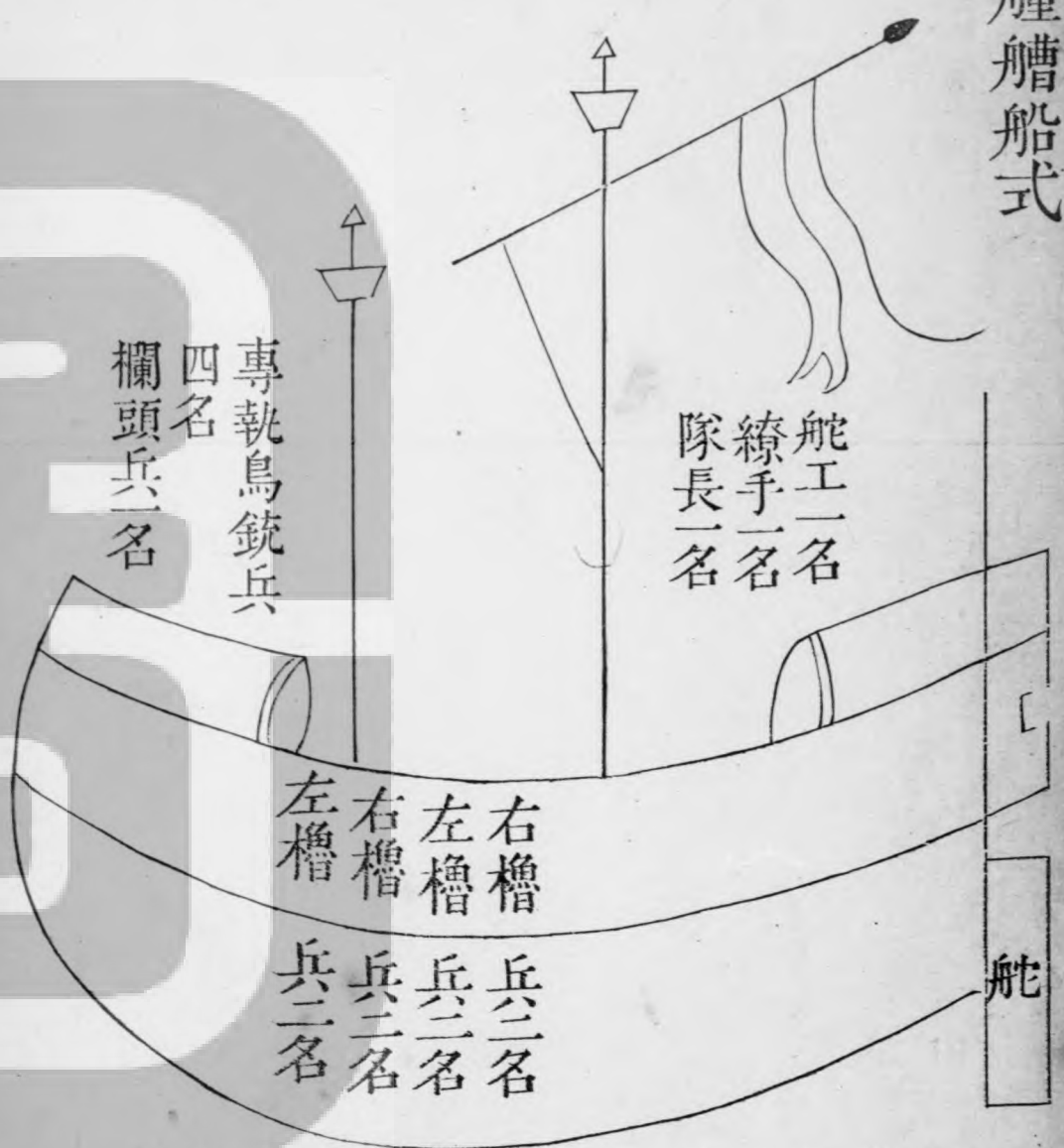
右櫓 兵三名
左櫓 兵三名
右櫓 兵三名
左櫓 兵三名

舵工繚手執鏢
隊長管船督兵
并管噴筒火桶

此櫓兵十二名乃係牌
手鎗手撻刀手船使風
則各執持器械若無風
則各搖櫓

八號船六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
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二名新舊共員
兵一十六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
船式遵守

艫船式



舵工繚手執鏢
隊長管船督兵
并噴筒火桶

此櫓兵八名乃係
牌手鎗手撻刀手
器械船使風則各
執持若無風則各
搖櫓

一置造器藥

哨船器藥有日久壞爛者有原置未備者今已參
舊制合衆論隨船大小修補派給但久置船中
恐鹹鹵濕壞凡春冬二汛畢日蓮頭寨聽叅將
限門寨聽海防官各逐件點驗諭令哨捕量留
一二零碎者在船以備緩急其餘噴筒火礮九
龍箭等項各就近送回叅將海防衙門督令人
役善藏各將收過數目報道查考候汛期將至
各哨捕照數赴領具領報道稽查官兵無事損
失人役收藏浥壞責令賠補若敵賊用去查有

實據准與開銷缺少者詳道發補

三號船

發煩銃一門 子十個

朗機銃四門 子十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六門

三管銃三把

埋火藥桶五個

噴筒二十個

火礮二十個

火繩十六條

銃兵自備

九龍箭二十門

大斧頭六把

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撻刀十四把

長竹鎗二十枝

過船鎗十枝

鈎鐮刀二十把

繚鈎四把

犁頭鏢三十桿

小鐵鏢三百枝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籐牌十四面

鐵蒺藜二百口

灰甌二十個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二副

罟網六十手

發煩銃藥三十斤

朗機銃藥六十斤

百子銃藥六十斤

鳥銃藥五十斤

朗機鐵彈四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三十二斤

六號船

朗機銃四門 子十
六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二門

三管銃二把

埋火藥桶三個

起火十枝

噴筒十二個

火礮十二個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籐牌十面

火繩十二條 銃兵
自備

九龍箭十二門

長竹鎗十二枝

過船鎗八枝

鈎鎌刀十四把

大斧頭四把

每把口濶六
寸重三斤

撻刀十把

鈎鎌二把

小鏢二百枝

犁頭鏢二十桿

鐵蒺藜二百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一副

罟網四十手

朗機銃藥四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朗機鐵彈三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二十四斤

七號船

朗機銃三門 子九
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門

三管銃二把

籐牌八面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火礮八個

火繩十條 銃兵自備

埋火藥桶三個

噴筒八個

起火十枝

九龍箭八門

撻刀十把

大斧頭三把 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長竹鎗八枝

過船鎗六枝

鈎鐮刀十把

繚鈎二把

小鐵鏢一百五十枝

鐵蒺藜一百五十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罟網四十手

朗機銃藥三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三十斤

朗機鐵彈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五斤

八號船

百子銃二門

鳥銃六門

三管銃一把

埋火藥桶二個

起火十枝

火礮四個

火繩六條 銃兵自備

鈎鐮刀六把

大斧頭二把 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長竹鎗四枝

過船鎗五枝

鐵蒺藜一百口

撻刀八把

小鏢鎗六十枝

噴筒四個

籐牌六面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大旗一面

鑼鼓一副

百子銃藥三十斤

鳥銃藥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二斤

艫艚船器藥與八號船同

一額設官兵

蓮頭舊設分總一員家丁二名健步二名長夫二名哨官二員每員家丁一名健步一名捕盜十六名每名捕丁一名共十六名舵工三十四名

繚手二十名旋手十一名斗手十一名隊長四十四名兵四百五十名兵稀海遠備禦不周今議增分總一員書記一名家丁二名健步一名長夫二名哨官二員每員家丁一名健步一名捕盜六名每名捕丁一名共六名舵工八名繚手一十四名旋手一十四名斗手二名沒水兵十名塘兵十二名掌號兵四名隊長二十二名兵二百八十八名又新添蓮頭分總書記一名通融新舊分派蓮頭分總部領哨官二員捕目兵丁五百名限門分總部領哨官二員捕目兵

丁五百零九名

一額支兵餉

右司官兵月糧向來取給司餉上下半年請支近
議增兵司餉難繼或搜括府庫或加派丁田以
足兵食今通計新舊蓮頭限門二總官兵共歲
支餉銀除收汎減支外尙實支銀一萬六千一
百九十六兩零五分二釐六毫四絲內舊額支
一項司餉銀四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八分三
釐六毫四絲一項高州府丁田及資守山西餉
餘共二千三百零一兩六錢今新增支高州府

庫貯一項扣存東安餉餘銀一千零二十九兩
六錢九分一項留府備支歲存銀一千二百七
十六兩九錢九分二釐五毫一項加派化茂等
六州縣田糧銀內支一千四百七十三兩三錢
八分六釐六毫

分總每員月支廩給銀三兩

哨官每員月支糧銀一兩八錢

總哨丁健長夫書記每名月支八錢

塘報兵每名月支銀一兩

若捕盜出汎每名月支銀一兩三錢二分收汎

扣減月支銀九錢

舵工出汛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收汛扣減月支銀八錢

斗繚手旋手出汛每名月支銀九錢收汛月支銀六錢

隊目兵丁出汛每名月支銀八錢收汛扣減月支銀五錢三分三釐三毫

沒水兵每名月支銀一兩收汛不扣

一會哨

艫艚八號船兵收汛不減月糧蓋爲其常出外洋

巡邏會哨探報消息邇來將領不加稽督士卒相率偷安以致賊入信地官兵漫然不知臨事倉皇甚非法紀今本道派定後開信地各要常川會哨遇有警息星飛傳報毋得仍前怠玩以干軍法每十日各該總哨將會哨隊兵姓名日期具結報查如有警失報者卽拏信地隊兵網打若致失悞軍情者以軍法從事總哨一體連坐究革

蓮頭左哨管下

艫艚兵船一隻上自青洲與左司兵船會哨下至

前藍與本哨艙艚兵船會哨

艙艚兵船一隻上自前藍與本哨青洲艙艚兵船

會哨下至蓮頭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蓮頭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蓮頭與左哨艙艚兵船會哨

下至放鷄與本哨艙艚兵船會哨

艙艚兵船一隻上自放鷄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

下至暗鏡與限門左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左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暗鏡與蓮頭右哨艙艚兵船

會哨下至博茂與本哨艙艚兵船會哨

艙艚兵船一隻上自博茂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

下至限門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限門與左哨艙艚兵船會哨

下至三合窩與本哨艙艚兵船會哨

艙艚兵船一隻上自三合窩與本哨八號兵船會

哨下至新門與本哨礮州艙艚兵船會哨

艙艚兵船一隻上自新門與本哨艙艚兵船會哨

下至礮州與白鴿寨兵船會哨

一修船

本寨兵船往年俱委官至省城打造無從稽校任其冒破如三號一隻估價七百餘金乃尙板薄釘稀一駕出海遂有風濤不測之患陳洋之往事可鑒也今查所屬化州電白信宜梅菴等處地方產木雖不多而本寨數船亦可先期採辦但向委州縣佐領衛所武官督造然船非此輩所用惟利目前錙銖苟且了事積弊相沿牢不可破而捕盜則以船爲家通船性命所係責之打造利害切身必能盡心竭力今後春汛畢日

海防官選委廉幹文官一員酌量發銀就近採買停頓俟冬汛畢日將木料給發分總轉發哨官督率各船捕盜應修應造卽日興工須堅固精緻可出大洋如賊在遠則先迎之賊在近則須擊之賊退走則必追之風波震撼進退無虞斯有實用若不能出洋就係侵欺使不致失事捕盜止究追賠倘臨機有失卽係違悞軍情捕盜以軍法處斬修造完日海防官驗過報道親臨閱驗如有不如法一體連坐叅將海防衙門設附二寨信地出入最爲近便修造之際在蓮

頭則聽叅將在限門則聽海防官時常臨厥逐
件親驗物料不堪卽令另換照本道近發稽料
冊式逐日填繳若待船完驗出方行折改則費
力愈甚必至因循苟且監督者溺其職矣咎將
誰諉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
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違悞且
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輒藉口差遣今
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

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
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混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
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兵冒餉者從重究處

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

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玉村

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電白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緊急事情報至總哨
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棗

梅棗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

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水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王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慣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曠餉

兵中侵冒沿襲爲常每遇查點或託名差遣或僱
倩頂替冷補熱補之弊不特九邊爲然卽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捕盜遇
有管下兵逃故及緣事奉提等項卽日填簿開
除截支糧食如捕盜不卽報哨官者罪在捕盜

哨官不卽報分總者罪在哨官分總不卽報本道者罪在分總敢有通同隱匿冒糧查出通提究革又令各船置簽一筒每兵一簽上寫年貌疤痣送道置之堂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到而年貌疤痣不同者卽以虛冒究罪庶曠餉亦有所稽矣

分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填卽刻繳道查考循去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填不必呈繳以備本道弔查

一支月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輒先借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紀今立爲限期兩月一散至期分總將各官兵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冊蓮頭寨限初二日限門寨限初三日各呈繳至叅將衙門該叅將隨具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卽日核詳

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鑿封公同叅將臨船查點各兵腰牌唱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并叅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

還貯庫

以上條款俱叅酌時宜擇其喫緊者刊爲約法以一耳目其餘明賞罰議追賠等款悉依原奉

軍門頒布條令施行

嶺西水陸兵紀卷下

陸路官兵原設陽電一營派守要路高州一營團練府城而吳川邊海最爲險要全無一兵護守計之疎略莫此爲甚今議增兵一營專劄吳川教場時常操演汛期則派撥限門協同水寨守把坵港以重門庭之防至於叅將名下從無一兵一遇警息則束手無策惟有撻城自守而已此標兵之不可不設也必須五百一營庶幾少資策應然而糧餉無措事不得已只于高州電吳三營之中各撥一哨赴陽電叅將標下以爲遊兵遇有警報隨機赴

勦此陸路兵制然也若夫郡縣城垣從無雉堞不
便防守今已辦料加增敵臺缺少今已酌議添建
濠塹皆爲豪強佔據造屋今已清復疏濬火藥臺
無儲蓄今已製造完整至于吳川軍士額數不過
二百餘名向皆散處各鄉守城者不滿十數人而
已此尤積弊從來已久本道盡令搬住城中給地
造屋仍督各置藥努以備禦敵清查狼兵以便調
遣申嚴保甲以防奸細防守之法似前較已略備
後列條款刊布遵行其臨時守城事宜近奉
兩院頒布條分縷析極爲詳密是在有司衛所掌

印官着實力行茲不復贅

陸營條約

高州營官兵額設五百四十二員名團劄教場護
守城池故各兵糧食月給六錢哨官旗隊一如
土兵之例嗣因地方多故凡遇征調皆與各官
一體督發夫用力旣與相同則餼廩豈宜獨異
但遽增全給八錢歲須加銀一千七百餘兩庫
儲有限措處爲難况該營劄城操練調遣有時
自與電吳專戍濱海者不同相應量增一半庶
爲適中業經詳奉

軍門允行如議支給本營係屬高州府海防官
與陽電叅將管轄

把總一員月支廩糧銀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者
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

家健長夫三名每名月支銀五錢書記一名月支
銀六錢

哨官五員每員月支銀一兩五錢家健每員二名
各月支銀五錢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
隊長四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九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七錢

雜役舊設高招手一名月支銀八錢大銃手一名
塘報二名藍旗手四名吹鼓掌號手五名五方
旗手五名每名月支銀六錢今議裁革塘報藍
旗手五方旗手共十一名剩銀湊給本營增餉
內撥哨官一員家健二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
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一哨官兵派守後開石城地方如遇春冬二
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回信地

縣三門撥兵三隊

煙樓撥兵一隊

多浪撥兵一隊

那腮撥兵一隊

碌地撥兵一隊

松明撥兵一隊

白沙撥兵一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于高州府庫貯土名餉及高陽吳三營曠餉并近議減存銀內支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箠笮之類係兵自備及見存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舊壞者詳請官銀

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四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陽電營官兵額設五百五十二員名專為派守要路自電白交界起西至化州石城白藤營北通信宜淋水山地方六百餘里屬高州府海防官并陽電叅將恩陽守備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廩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支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

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家丁健步長夫各二名書記一名每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營一例每月減銀三錢實支一兩五錢每員舊設家丁健步長夫各一名今議裁革長夫一名每員只用家丁健步各一名每月支銀八錢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舊設醫生一名家丁一名掌號手一名大銃手一名吹鼓手四名五方旗手五名今裁革醫生家丁五方旗手共七名餘照存留每月支銀八錢

本營前項存減銀兩已詳允湊給高州營增餉之數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三十四隊派守後開各處要路其餘俱劄電白教場同叅將標兵團練如遇春冬二汛聽撥

沿海哨守汎畢各回信地

五藍營

夏藍營

麻西營

烏石營

古藤營

觀珠營

槌子營

新安營

譚遁營

走馬山營

平岡營

官山營

黃竹營

東岍營

都和營

龍山營

石礫營

鎮安營

白藤營

又黃營

興樂營

根竹營

筭菜營

澁田營

登高營

石牛營

大橋營

樟木營

飯蓋營

狂邏營

淋水營

龜子營

猺村營

鹹水營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於高州府庫貯餉銀內支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篋筦之類係兵自備及見存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舊壞者詳請官銀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吳川新設官兵一營共五百三十六員名屬高州府
海防官陽電叅將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廩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
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月支銀二兩四錢如選用
武職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家丁健步長夫
各二名書記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
營一例每員月減銀三錢實支銀一兩五錢每
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本營二項減存銀兩已經詳允奏給高州營增餉
之數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

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
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大銃手掌號手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
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兵十一隊派守後開地方度其地之緩急酌

派多寡其餘專劄吳川教場團練如遇春冬二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歸營伍

大坡營撥兵二隊

羅山營撥兵一隊

梅棗營撥兵三隊

博茂營撥兵三隊

那碌營撥兵二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歲支銀五千五百七十八兩八錢於高州府庫貯一項留府備支歲存銀三百九十二兩零七分一釐三毫一項加

派化茂等六州縣田米銀內支一千七百九十八兩七錢三分一釐肇慶府庫貯一項裁減山東兵餉銀一千五百一十六兩八錢布政司庫貯一項裁減山西兵餉銀一千八百七十一兩一錢九分七釐七毫奏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篋筦之類係兵自備不開外合支官銀置造發用舊壞者詳請官銀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鳥銃九十門

藤牌九十面

鍬鑿九十把

三營官兵固已各有專責而緩急異用亦當權以時宜高州陽電吳川三營之兵居常各司訓練據險守要一遇春冬汎期海上軍情爲重內地坵埃稍輕聽本道臨時調發守海以保萬全汎畢之日仍舊各歸營伍

一嚴烽埃

向來設有墩軍遇警卽刻飛報近因所官賣放軍人墩臺圯壞不行請修烽烟報警遂至廢格本道業將各處墩臺修復備倭官須督率軍人常川在墩哨瞭不許仍前賣放擅離信地遇有警息晝則舉火發烟夜燒起火爲號敢有失悞軍情定拿備倭官軍各以軍法處治附近縣官不時稽查如有懈惰偷安指名揭報本道拿究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遲悞且

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輒藉口差遣今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混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名冒餉者定行從重究處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王村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陽電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警急事情報至總哨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棗

梅棗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水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玉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慣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曠餉

兵中虛冒沿襲爲常每遇查點或僱倩頂替或託
名差遣冷補熱補之弊不特九邊爲然卽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旗總遇

有管下兵逃故及緣事奉提等項卽日填簿開
除截支糧食如旗總不卽報哨官者罪在旗總
哨官不卽報把總者罪在哨官把總不卽報本
道者罪在把總敢有通同隱匿冒糧者查出通
提究革又令各旗置籤一筒每兵一籤上寫年
貌疤痕送道置之堂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
到而年貌疤痕不同者卽以虛冒究罪庶曠餉
亦有所稽矣

把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填卽刻繳道查考循去
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填不必呈繳
以備本道不時弔查

一支月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輒先借
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
紀今立爲限期兩月一散至期把總將各官兵
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冊高州營吳川營限初三
日陽電營限初二日各呈繳至叅將衙門該叅
將隨具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卽日核詳
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鑿封公同叅將臨營

查驗各兵腰牌唱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并
叅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
還貯庫

一城池

高州府城週圍七百二十三丈高二丈五尺大小
城樓九座敵樓八座其舊創規模俱已如法唯
通城堦眼窄小不便瞭望拋擲矢石今已委官
拆改高濶城外一帶濠池久爲居民包築園圃
或據爲舖舍業經清復疏濬濶二三丈深七八
尺緣池水未見源流隨查謝村嶺下有泉可通

唯巖石阻隔已督行該府縣官鳩工併力穿石
引流濶六尺深四尺中有小河橫隔復造大水
笕二條以接其源池水瀾滿環繞如帶匪特湯
池增險且能灌溉附近久旱之田萬餘畝地方
生民兩有攸利矣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

子十個

明機銃二門

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十把

每把口濶六寸
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鎗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電白縣城週圍八百丈高二丈大小城樓八座敵臺十二座間有圯壞已修完固濠池歲久湮塞俱經疏濬通流濶三丈五尺深一丈五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子十個

朗機銃二門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二門

鉛彈四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八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鏃鑿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吳川縣城週圍五百三十六丈高一丈九尺城樓
四座敵臺四座閱驗垛眼窄矮加築高濶濠塹
平淺疏濬深濶一丈五尺遵

奉

軍門明文添築敵臺四座邊海孤城庶為鞏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煩銃一函子十個

朗機銃二門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二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鎚鑿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以上各城器具凡有缺壞者衛所掌印官及時呈請係官置者卽行造補係城軍自備者責令齊備合用火藥縣印官每年須多製造貯庫有警給發衛所官軍應用

一 狼兵

高州所屬化州茂名信宜電白石城地方狼獠雜處而茂名信宜狼人爲多先年捍禦有功定制給田耕守復免丁差專備調遣其來舊矣乃近日有司不遵成議令其與民一例當差本道業

已請詳

兩院仍舊豁免而豪強佔奪田地亦與通行清復里長加收錢糧又嚴諭州縣聽其自行赴納紛擾之害悉已除草仰體

國家優養之恩可謂甚厚查各狼獠年力精壯者籍名在官仍將花名年籍住址管領頭目造冊三本一繳本道一存該府一存州縣以今三十年爲始此後但遇調過一次卽于名下填註某年調守或調征某處字樣週而復始庶均勞逸如中間的親父子兄弟不得同時盡遣致拋家

業但狼兵本處守城向無資給官糧然破格賞
勸是在臨時權酌至調征勦則自與官兵一例
附此以永遵守

一 申嚴保甲

保甲之法最爲弭盜之要緣有司奉行未力視爲
故套今應着實舉行十家甲內互相稽察有一
不良許甲長首官容隱不舉事發連坐一家被
盜九家救護坐視玩寇者各治以罪

大清雍正九年署高州府吳川縣事來孫熙祚敬按

嶺西水陸兵紀後序

盛若華公在明神宗時歷任藩屏所在以功業顯予
得讀其嶺西水陸兵紀規模宏遠布置周密時有魏
公長城寇公鎖鑰之日詢不誣矣惟竊慨公以如是
之才識乃屢斥不偶令其終老梅湖明之紀綱可知
矣然按東林盜夥諸錄公在當時固爲逆璫之所指
名則公得以放志烟霞逍遙終老豈得爲不幸乎順
治十七年庚子二月三日姻家後學譚瑄識



拙政編

廩齋藏板

拙政編自序

不佞年賦性最愚授才極拙使居事簡民淳之地不亦庶可藏拙乎奈何我生不辰所至皆戎馬之場東粵以倭黔南以苗仲西粵以獐獠而又旱熯爲虐民幾子遺以至愚極拙之人當師旅饑饉之會誠岌岌乎殆矣然而凡可爲地方區畫者何敢愛髮膚不竭其禦災捍患之力卒徼有天幸民離水火乃動而得咎繪弋隨之豈非拙之彰明較著者哉惟是不怨天不尤人此吾夫子家法也柳下季至于三黜猶曰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且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其所重可

知矣我何人斯而敢怨尤乎哉因爲閉閣思過追憶
往事得數十條此生平罪狀也援筆記之以爲殷鑒
并就正于 有道君子若曰千載而下必有子雲則
吾豈敢

天啟三年八月望日秀水盛萬年自序

拙政編

秀水盛萬年恭伯甫述

水部事實計一條

屯田司專管山陵事有梁駙馬之父因公主薨逝題
請給領造墳價銀三萬兩部堂及本科皆首肯余
查國家典故駙馬先故而公主造墳者有之公主
先故而駙馬造墳者有之二百年來從未有公主
駙馬皆故而駙馬之父以庶人而領價造墳者持
弗許有以居間至者亦毅然以非制謝去亟面白
堂翁具疏稿止之且云必遴司官中剛介者奉

朝命董其事庶爲得體乃以繕司賀主政往名盛
南工成止費三千金省二萬七千之冒破且著爲瑞河
例云

荆關事計四條

余在荆關時巡道沈大若在坐言及廣元王爲宗室
所訟人情洶洶不可不治余曰不然廣元王年少
其府中事或有不妥者且分在姪輩而掌親王印
務諸王皆忌之然而宗室素橫非可以官法禁約
也且宜培植廣元以爲宗室領袖若廣元無力彈
壓則庶宗必益放恣官府無法可行地方從此多

事矣今須存其大體大若恍然有悟遂寢之庶宗
貼然此語不識何以聞於京師後年友潘雪松繼
問其詳深爲歎服謂爲善處大事當記之以垂於
後余乃追思其語筆之于此

余于癸巳夏將得代矣忽焉江水大發怒濤如雷奔
騰汜濫勢甚岌岌余俯眺長隄爲沿江州縣一線
之障心爲惕然按關差故事遇水則登舟避之余
謂雖無地方之責而食土之毛焉忍忘由溺乃乘
一騎遍閱隄間出金錢措置物料僱夫修築捍禦
百方晝夜親爲督率洎旬日水勢稍平得救數萬

畝之田存數千家之屋士民歌舞於巷相率致謝
且有怨言於當事者余聞亟止之然亦逢人之怒
矣余行後立有去思碑中丞張公記其事又十餘
年而有六賢祠之舉愧非所敢當也

天下事莫不有定數余在荆關時嘗夢修通濟橋或
寐或寤以此事迴旋夢中者竟夜心甚異之及詰
朝視事有一人具呈謂三義廟邊爲南北通衢奈
無橋梁人難通濟余深契之往視果然遂採木石
亟造一橋閱四五月而橋成自謂足了夢中事矣
及大水時遍行堤上見一衛中人令喚衛官來問

之云水從此橋灌進田廬皆掃蕩矣但本道往逍
遙湖上救水無人主張不敢塞因與之言我當任
之板木人工卽時齊備築塞橋下之水寫數字留
致道中遂得救此一方問之此橋亦名通濟

萬歷壬辰歲余于權務之暇時潛心內典大有契於
淨土之旨因喜造接引彌陀像一尊下有金蓮寶
座發心欲送東林寺以續遠公燈火天下名山多
矣自亦不知此意何從而來必以東林爲快也及
送至蓋在癸巳四月望日陸地忽開青蓮人皆驚
異以爲遠公滅度時遺讖云一千四百二十年後

蓮花再生吾當出世今考其期正在此歲而陸地
青蓮適符遠公之識彼時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
余丞役還稔知其異乃於二十年後晤劉抑之罔
卿於武林云彼時不獨青蓮之爲異也予以查盤
之役至九江目擊之更有大異者其青蓮花瓣數
之多寡形之大小一一與彌陀蓮座符合應識而
生誠爲千古一大奇事抑之余年友也托其爲記
業已首肯然竟不聞今世復有遠公豈銅像卽遠
公耶遠公卽彌陀耶

建南事實計三條

建南文獻之區也乃嘉靖乙卯丙辰之間倭奴入寇
閩地多所殘破于時建寧守王公冲齡謂環山而
城恐爲賊所瞰遂掘斷後山以爲屏翰而龍脉受
傷自是文運日衰余以丙申之歲受事于茲偶有
入官銀幾三百金乃謀之郡邑當事者運土培之
工甫完而丁酉戊戌春秋兩榜科名遂盛迄今益
多名士雖云人傑亦屬地靈

邵武之建寧乃僻邑也忽有諸生數十人具呈欲以
後街居民屋地開拓學宮且云學道已批允余謂
學宮雖窄隘業相傳二百餘年矣褊小之邑止有

此一街而人民相安亦二百餘年即使先聖復生欲奪民居以爲己宅必所不爲堅執不允後居民告者紛紛皆謂諸生謀倡此議實欲索詐金錢借學宮爲名耳士民交相詰訟幾以干戈相向乃諸生怏怏復呈之藩司而大方伯則青螺郭先生也其意與余同亦不許事乃寢

撫臺金省老有易知單式行于八閩而檄各道董其成此則吏胥不能上下其手而民有畫一之規誠良法也余奉行之甚力獨壽寧一縣大可異者其名有田地山塘而其高下之等有十餘則耳目眩亂令人不可究詰此奸胥之宿弊而相沿之陋規也余特巡行其邑躬爲查覈而奸胥百計阻撓勢不得不以刑齊之于是定爲一則刻成易知單分授里甲夙弊盡釐小民據單完糧二百年來困苦得少甦矣役法已定雖至今存焉可也

東粵事實計十三條

余待罪東粵代庖藩司值稅使李鳳請之二兩臺欲借帑金六萬兩已批允至司索之甚迫余知其借而不還乃堅不與彼一日至司坐間卽謂余抗旨盛氣相加余云明旨安在但知差公抽稅不聞

抽庫藏也誰爲矯 旨我何抗焉彼亦語塞隨云
兩院已許何反勒指余云兩院不得已而批然而
筭鑰之司則在不佞必不敢以庫藏與人彼亦詞
氣漸緩但云缺銀起解暫借待補余答云解期尙
遠借去何用庫藏不當借亦不必借我爲公計之
彼詞氣更平余云各稅未必能及時當行文催之
若至起解時萬一缺少當借與公彼遂歡然唯唯
而別又數月移文司中云少稅銀八百兩余乃借
與之較之原數得省五萬九千二百矣以帑藏空
虛之日安足以填惡璫之谿壑耶

李鳳具 題欲造衙門併兵船及奉 旨止許造屋
不及于兵乃鳳移文制臺混稱俱奉 聖旨制臺
難其詞余云稅監所請屋可造而兵不可許近日
陳奉弄兵于楚激變地方可爲殷鑒制臺云止撥
孟總兵兵船二隻只許其防護可也余云彼有兵
船之名便自能造船招集棍徒投充名下必橫行
生亂此決不可事關兵糧老先生或下司議本道
當任之制臺批司議以未奉 明旨不敢擅與事
遂寢

東粵兵糧舊取諸各稅茲因稅銀十萬盡與稅監徵

解而沿海之兵無糧矣且時迫歲除制臺謂余云
目今十萬兵糧毫無措置勢必有脫巾之變事在
司中何以爲計余亦茫然未知所出及查司中有
各府縣應解司餉者行文免解該地方徑自給散
各兵而止以文書回報其無有應解處所則查庫
中堪動銀兩暫借給兵而亦以文書報司應銷者
銷應補者補乃通省各自區處而沿海皆帖然無
譁矣

庚子八月顧直指驥字王方伯績齋大閱棘闈此二
百年來未有之變也余代庖籓司屬勘此事至臘

月廿四日李方麓直指抵任甫坐定首問曰聞得
前院與王方伯打茶杯這樣話也有些影响兒麼
諸公皆不答蓋此言已達天聽直指乃以影响首
問意欲我輩承奉風旨謂其烏有以爲方伯罪也
余自量身親勘事豈容終默卽云實有之直指艱
然動色睨手中茶甌不交一言而別及新歲直指
枉顧司中止余一人接見直指以勘事相托謂須
存本院之體且聞打起原在方伯至初三日忽得
直指書云場中始末幸詳教余具揭云去秋本道
不與簾事不敢妄對司中有徐大叅一案錄以呈

覽此蓋余硜硜之志益深直指之怒矣遂傳檄按高涼爲余所轄地例宜辭篆陪巡然不欲以難事貽後人遂以身擔之卽拉同官至貢院集闈中官吏會審余云此事大關國體豈可枉其是非之實王績齋已削籍再以先打按院誣之將更置之何地惟有矢心天日直道而行寧爲按院論劾而去則此心亦安審畢據情屬草具文兩臺其詞詳兩臺覆疏中可按也時直指怒甚大爲批駁以勘事轉行臬司大都場事語塞遂更端於稅銀之應解拾前院唾餘冀重入方伯耳其實兵餉與科場之

費皆取給稅銀用有餘剩方行起解方伯之言是也臬司係余石竹署篆遲遲未報會長憲蔡念質入覲歸初見直指亦以場事爲問且謂方伯先攘臂蔡公問誰出此言直指答以劉少叅蔡公云當時本司與少叅同爲解紛乃爾變亂黑白則今歲被察也不虧他直指默然臬司卽具文載余勘詳據報兩臺題覆而場事始有結局余雖力持於初尤得蔡公侃侃數語公論始定不然幾何不倒翻清議也後直指復命以殲倭功爲余罪狀劾余調簡皆場事爲之厲階然場中是非得從此大

明余亦庶無愧忤云爾

蔡公念質以臬長與余同事東粵剛方而恬淡
超然風塵之外者余謬承其臭味撤棘後言及
闡中事余以公爲風紀之司目擊此壞法亂紀
何不據實糾彈以存國體念老矍然起曰老公
祖言及此却當我做個人與余數揖余惶悚不
自安惟心服其謙光耳旣而念老以覲行余承
會勘之役逢直指怒俟念老覲還數語公論始
定近樊孝介智品中具載念老佳言伍寧方林
居湯錄亦載余事蓋因寧老後入東粵知其始

末也余被論家居林公聚五按粵念老時爲左
轄聞按臺勘明余殲倭事發疏方數日而先以
論四明相公降五級念老卽慮該丞到京必不
敢上此疏深爲余患之乃復選一才幹赤心之
吏遣之行厚其行資此吏星夜入都門前丞果
堅決不許而後吏以身擔之疏遂得達 御前
余之被勘者始白然余待罪之人遠在數千里
何求于念老而用情篤摯如此卽自爲計亦未
有踰此者眞非古人不能記此以識感

萬歷辛丑四月忽報倭人入寇吳川吳川濱海之地

水有限門素憑天險緣彼時有閩中白艚船糶粟
奸徒遂勾引倭人卽藏白艚船闖入限門遂放火
焚賈舶七十餘其前鋒執日本大軍之旗攻剽城
下灑血國門傷殘最慘余得報卽圖剪滅而高州
營兵甚少甲仗一空乃檄行府縣懸金購募義勇
鄉民果俘賊三十餘人錮之獄賊益悉力攻圍潛
有奸細入城夜間以鴿鴿爲號欲圖裏應外合余
擇其最驍者八人請詳兩臺先行梟示更招狼兵
策應于是賊之內應已絕我之外援日增倭遂宵
遁而出限門吳川之患解矣不一月倭再訐于雷

居民被殺者千人且盤踞錦囊所爲巢穴兩臺檄
余兼攝嶺北道務竊意雷人方在水火不敢辭卽
移文郭叅戎酉科劉叅戎宗漢討此狂寇且與二
將計曰高雷相距六百里若兵從陸行奸細滿地
必豫以報賊賊非拒戰則亦宵遁須航海直搗出
其不意可成擒耳二將以船少爲辭余卽躬詣吳
川僦船六十餘艘俾二將星夜揚帆啣枚而進幸
天心厭亂順風乘汝卽抵雷州官民相駭謂此兵
從空而下也卽日登岸相視賊巢乃踞陳秀才家
高堂崇墉四面皆勒竹茂密如城倭方擁婦女轟

飲不知有兵及火器齊發破其門賊勢窮蹙先殺
婦女擲首門外諸軍繼鼓而進倭猶力戰我兵陣
亡數十人繼而轉戰益力倭不能支退守內房各
兵升屋以長鎗戳死四十餘賊一倭不留計發兵
以暨克捷僅三辰耳未嘗食雷一粟亡雷一鏃也
又一月海外之倭復訐于廉嘯聚劫殺余檄瀾州
黃遊戎勦之追斬五十餘顆又火攻沉其船二隻
溺死無筭倭既屢創沿海獲有寧居余爰擇要害
增戍守繕垣城整兵器定營寨益舟師竭力綢繆
詳載水陸條約庶爲高涼結網補牢之策竊考

世廟時真倭三十六人挾中國奸徒騷動七省竭
天下之力僅乃克之區區守臣豈易爲力哉乃直
指猶以吳川擅殺爲罪復命疏劾不佞調簡銓
部覆疏亦云素負才名堪爲世用至癸卯歲直指
林公聚五秉公勘覆樞部覆疏奉旨盛萬年陞
俸一級賞銀五十兩以微勞獲蒙恩賞亦深幸矣
東粵有狼兵乃國初以歸順苗民置之山谷間復
其家而用其力有事則聽調從征最爲驍勇可用
乃承平日久有司遂入編氓而其人竟如標枝野
鹿足跡不至官府里胥徵其糧數倍于額此兵遂

大困不復爲國家用矣余因倭寇猝至無一兵可調乃取狼兵禦敵勞以牛酒行糧而往倭聞風卽遁去畏其勇也余因圖善後計免其徭役使得力耕而錢糧令其自行投納不入里胥之手狼兵亦鼓舞願効力焉不知今日尙行此法否耳

高州孤懸海上屢有倭患而城矮如墻且無雉堞余自造一式檄府委官增高數尺修其圯壞而城始堅完且沿城一帶皆爲士民所佔竟成陸地無復池濠余爲清復濬而深廣于是高城深池有險足恃矣至于城東高阜之鄉有田百餘頃苦于無水

一望荆榛余訪之居民云前山有水而石隔不通乃卽親爲相視石可鑿而去也亦委官特造數斤鐵鑿用工四十餘日石始開泉始通而灌濡萬餘田皆爲沃壤矣且其水自田入濠遂成天塹商賈雲集百貨具備高州可稱富强大異曩日云彼時郡伯荊州楊君逢時也欲爲余立石余辭之乃寢至七年之後不佞薄遊貴竹忽有持生祠碑記示余者乃電白鄉紳父老追思海上平倭善後之微功而有此舉余媿無遺愛于地方而士民之厚道足以見矣

李直指巡行至高涼准一告珠監人役之害者乃珠
監聞之卽自省城而來欲甘心于直指至時日已
晡矣余與林公碧麓及李還素年兄往拜之竟固
辭深拒余意此番不相見難以再來而于直指擾
攘一番有傷 國體乃呼其隨行者與言始燃燭
出面其言甚狂肆欲于直指以無禮相加我三人
力解之而其意亦稍解許以明晨相晤乃漏下三
鼓入見直指直指欲令守備田麟帶兵以往余爲
力止而質明仍以兵行乃此璫亦不復嘵嘵矣及
直指巡行之後珠監人役益縱肆無忌覘有饒裕

之家卽以金屑撒地指稱其家私開金礦遂械繫
之敲朴至盡人之被害死者非一矣余廉其實來
訴者卽與准行拘獲者重爲責治乃珠監對兩院
大怒欲卽具疏叅余兩院亦以書示欲釋其人以
解余隨致一書與之歷指其人役肆害之狀此璫
亦稍稍悟始知隨行者之罪也會余以入 賀啟
行至省與面乃云某人果生事已逐之一笑而釋
李直指初已爲其窘束而旣復與之交懽且疏稱
李鳳之惡而極言李敬之美人情有不可測者人
謂李敬近侍也于內相通而李鳳爲御馬監故軒

輕如此

余兼攝巡道時駐肇慶府忽有一生員狀訴稅監差人索取其木爲大士殿而家實無山無木但欲索其二三百金而已家人盡被凌轢最爲慘酷叩頭流涕情甚激迫余問之曰既有此事今早何不訴之軍門云已訴矣軍門許寫書與之余卽准其詞欲拏其生事之人而謂非府縣差役可辦也遂邀郡伯陳鄰松問其衙官中誰可去者乃推姚巡檢之能卽委之行一二日後罪人斯得時在元宵夕適李公靖原在席間甚爲鼓掌大快解至重責數

十欲置之重辟而問官謂無此律擬遣戍撫按亦各責治已幾于死乃李監知之但責其詐害者而不一言然後人知斂迹而小民獲免魚肉矣此事撫按不行而余行之至于遣戍及撫按招達部知緣承問者謂與大辟之律不合而非輕之也乃李直指密有一疏極言李監之害而以遣戍爲寬似謂余不盡法者不知何以留中不下竟不發抄次年余捧表入都在銀臺相知出其疏見示始知其心口相違如此

余自辛丑入 賀復抵嶺西閱一招云有強盜六十

六人于海上拏獲俱問大辟細詢其情乃偷珠賊也途中遇捕卽細縛器械跪獻于船頭投降乞命乃聞之珠監卽具疏 題請彼時按君承狗二監之意而問官又承奉按君之意遂一鞫而成此大獄從未批駁再審余駭而憐之適遇恤刑王公止菴乃海鹽之舊父母也余爲言此事人衆而情寃與之開釋此大陰德王公謂珠監曾 題請今見在恐難解余云事勢似難老父母亦自盡其心耳然而此璫近來捨棺修路頗知向善老父母修一書禮訊之且稱其善行因求其寬釋余亦致書與

林碧麓公祖托其轉言倘彼肯回心便可濟事不然則老父母之心盡矣王公果差人至珠監而彼竟懽然悉聽欽恤王公遂爲開板而諸囚復具呈于余云各犯皆廣州人去此千餘里無人供飯未及一年而死者二十二人今止有四十四人矣若候京詳必盡死于獄求發廣州監候余卽移文臬司弔至廣州而四十四人者不至盡爲犴狴之寃鬼矣

余又閱一招見一婦蕭氏以凌遲處死其情起于一媳婦止年十二歲令其入山樵採乃山僻之處竟

爲強徒所姦歸而至死地方人呈之官以爲翁之姦也其母家又欲詰告其翁無可解說只求一死乃令妻蕭氏採斷腸草搗酒與服卽死地方人又具呈謂蕭氏藥死親夫此婦到官亦無辭以解遂服極刑余謂此事起于不知姓名之強徒而殺其媳又殺其翁今又殺其姑且聞其子年十二三歲因無父母亦病死無罪無辜何受此滅門之禍能不爲之酸鼻此婦之搗藥是實而不過愚夫愚婦以爲夫死可得平靜無事而非有別情藥死親夫也置之極刑非原情定罪之義矣遂自之按君復

命開釋庶雪此婦之盆冤耳

東粵有征黎之役制府檄吳川縣運糧往海南吳川令乃江右周漳南也周公銓部左遷大有才略每事必見訪謂制府轉運軍需甚急限數日內完此事而一爲糴穀價遂騰湧增錢許一石矣若再糴恐民不堪不糴則軍令嚴甚何以爲計余謂之曰縣中有倉穀否云有如有則亦何難可星夜將倉穀礮米速運軍前而以其價候新穀糴補入倉則事可立辦也周君恍然卽如所言之制府大爲稱賞叙功

自陽江縣至高州數百里而遙乃道無居民行者苦
之巡道李還素議開陽春一路從山谷中行路近
二百餘里甚便乃具文按院李公方麓卽允行隨
欲撤陽江各驛余云改驛地革驛官必須 上請
請而得 旨方可撤去今初建議尙未具 題何
可遽革且陽春山僻從無往來方欲遷徙居民開
山建驛乃遽革之行者跬步不前山民必多驚擾
事宜從容奈言微不足動聽力斷必行旬日間地
方忽有訛言謂 朝廷欲洗蕩此一方啼號奔竄
將鷄豚之類極賤售賣逃至陸山州乃廣西界也

紛紛不止舉國若狂余亟持牌遍歷鄉村諭之而
愈不止謂道牌止我欲留以應 朝命耳逃者更
甚若此四五日方在驚擾而吳川復被倭害小民
益甚風聲鶴唳之驚倭証于外民散于內且當應
朝之後府縣皆無正官余以一人獨力支持苦莫
可喻乃因倭患請兵制府幾二十餘日始得叅戎
郭酉科兵至余先期遣人與郭君約云地方大亂
矣若兵來百姓以爲洗蕩之說是真將不知所終
兵行之地宜嚴號令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而飲
食居處更從寬厚使民知兵爲滅倭以安民而非

害民方可勘定此亂郭君如約而行民遂復業

黔南新鎮道事實計三條

余自丁未入黔中守新鎮道駐劄平越乃苗仲盤踞之地專以捉白拏黑爲名大肆劫殺余到任兩月餘嚴爲防禦而又體訪其情大都漢人潛入其巢教之作賊而一與平人結怨累世不可解余遇有仇殺之事以理論之爲之申理冤抑解紛息爭而諸苗漸漸悅服至若麻哈江外之苗有數十種名色最爲剽悍肆行劫殺余擇一指揮能幹者令往諭之而諸苗無不感激以爲向來唯要殺我們故

不得不如此今見天日矣遂相率歸降余衙門中甚貧無一毫錢糧可用只措處紅布紅花及食鹽賚賞之諸苗各頂禮神前拜受心悅誠服于是道路肅清承差二三輩人亦可夜行滇中士夫往來者題詩驛中謂從來未有此景象聞之撫臺郭公謬譽以寇公鎖鑰魏公長城兼而有之固非所敢當而彼時苗仲情形似無難處不意未數年遂變至今日貽禍若此大率苗仲雖頑亦自可感不必專以兵威爲快事也

黔中僻遠而偏小士民與苗仲雜處無兵力無器械

至于火藥火器了不知也適滇南副總陳寅以軍政罷官而歸行至平越余見其人頗精彩可用又專精火器遂留之彼亦欣然措處買鐵及買硝黃于荊州托其製造而苗仲初不知火器爲何物及試與一看無不吐舌相戒不敢輕犯乃製百餘件分發各州縣令人倣習故諸苗亦旣心惕而又以理以情爲之處分遂聽約束歸降又歲餘而撫臺瑞芝胡公至與寅同征播素知之遂留帳下爲練兵官大造火器于是黔中始知兵間有火器一事實余爲之嚆矢也

東粵浮西馮公按黔中甚清嚴精敏余最蒙其知愛凡事皆細細商確有平越府清軍廳某者蜀人頗有小才向爲上官所譽余閱其報道庫冊二本一係其交盤親筆一係其廳關防對之各各不同共侵欺五百餘金余以二冊送按臺查閱不覺大駭謂素爲所欺未知其不肖若此遂提其庫吏而具疏 題叅得 旨巡按御史嚴提究問事未結而馮按君已離任且物故矣某益無忌憚肆毒反噬至癸丑大計時吏垣都科則該廳親知也爲渠報復且圖爲寬解乃中余以拾遺誣索金不遂而揭

之聞後來問官奉其風旨止問公罪罷官不然盜
邊儲錢糧二百金卽當大辟矣甚哉執法之難也
黔臬事實計四條

庚戌之歲余初轉黔臬以九月至任彼時決囚在卽
矣因無按臺以撫臺胡瑞翁代其事謂余曰秋將
盡矣而錄囚尙未有 旨聞楚滇皆已決恐黔中
亦不可緩余云秋後處決雖係舊例乃十年以來
聖主好生嘉與 恩宥今未知今歲或決或不
何不奉明 旨一旦專決須再候之及至冬至後
始奉決囚之 旨撫臺復謂余言 旨意如此將

若之何余云老先生第具一疏謂屢年奉 旨免
決則停刑爲近例矣何敢不奉 詔令今候 旨
不至且已過時故不敢決此不失臣子敬恭之道
且亦何妨于 國體若今冬至陽生之時斷無違
天再殺之理矣撫臺然之卽屬余起藁中有數語
謂代而生人猶可言也代而殺人不可言也撫臺
卽拜疏遣承差星夜至京後于十二月盡復得邸
報奉 旨停刑蓋爲 皇太后以十一月十九日
聖誕更有此寬恩撫臺卽令人邀余示以 新旨
謂余堅持不決之論極有識見前疏達 御覽亦

見我輩敬恭之義與余數揖而別至次年正月見刑垣都科朱月樵具疏云決獄大事豈可不奉朝命各省皆自專決無人臣禮獨貴州不決爲是疏中亦採司詳數語請著爲令余以書生何知時事惟以臣子自當奉行君命卽過時不殺亦不失小心未足爲罪若不奉旨而先行殺卽偶合亦未爲得故與撫臺再四言之寧自認失刑之罪而不敢擅專且死者不可復生雖後悔不可追矣黔中各衛所皆有屯田而久爲有力者所佔十去八九僅存虛名耳乃各衛所軍額比國初亦十去

其九大可慨也余白之撫臺云屯田雖非臬司之事而本司目擊時艱願擔此任清查以足軍儲撫臺許之乃擇三四府佐有才略者各分派衛所托其查覈數月而報政清出佔田各有米數百石其不能查覈者尙多也具申撫臺撫臺云屯田雖少增益而各軍不服有司徵糧原屬烏有將若之何余默然思之對云此亦不難見今各衛所官俸糧仰給藩司守候數月尙不能得若將屯田之米照俸均派各官令其自徵則以本官而徵本軍之糧豈有不服且省守候之苦各官豈不樂從如此而

藩司俸米便可扣留別用何必付之有司至屬空名也撫臺以爲然卽行各衛所催徵無不感悅以此推而行之海內軍儲不小補耶

一日副總兵陳寅報稱某土司與仲家仇殺數次矣死傷甚慘今仲家更猖獗鄉塾小童二十餘人立被殺死土司無可奈何余卽白撫臺求發兵救之撫臺謂土司之事不必與管余云土司供 朝廷賦稅應 朝廷征調亦係王民何得置之度外縱不發兵亦須憲牌一紙差官往諭可也乃蒙見許令陳副總差一部下名色把總持牌往諭而兩家

各奉爲盟主留之三月惟恐其去于是各釋仇恨不復相殺矣

黔中各道常缺官余以臬司帶管安平道見金筑土司申一詳文欲納土歸印行府議之而府詳竟請註銷余謂納土歸印乃土司歸順 朝廷之美意初非有所驅迫招徠也府中乃請註銷堂堂 天朝豈可被其甘言而嘗試乎卽爲轉詳兩臺議受其印改土爲流金筑大司也善地也不煩兵革坐而得之何爲失此機會反爲愚弄非所以尊 朝廷也但當優其秩厚其祿以爲降王長則可耳兩

臺允行檄貴陽府推官經營數月規模已定具疏
題請改爲廣順州百里封疆一言而決成功似
爲甚易及聞後來有司誅求太甚民有離心此非
所以安新造之邦而服遠人之心也惜哉

粵西事實計十條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往
往掛冠神武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
京師適兩廣周制臺疏題右江爲邊道最難治
應選才望者爲之部議以余往余不敢避難叱馭
而行以戊午六月抵賓州士民遮道具訴剗賊千

萬張旗幟鳴金鼓白晝行劫焚殺最慘私心欲爲
之計而查核營兵不滿二百豈堪禦侮姑以文告
諭之有云本道昔在東粵倭人狡悍則以武治之
繼在貴州苗仲聽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
汝所共聞今汝等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
有處分諭令悔過各賊亦斂迹月餘嗣見我兵力
單弱遂復披猖殺人盈野且劫及官役搶奪公文
自賓至省七八百里道路不通舖遞館驛虛無人
矣不得已請兵請餉于撫臺林公至再至三情迫
而詞戇適逢撫臺之怒雖蒙復命薦剡而遇事

動多掣肘卒以招尤

戊午旱災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剗賊益熾倉庫旣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粵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糴運于廣東而平糴于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餘米盡散饑民卽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俯允卽爲領餉運糴然巾車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糴每擔一兩五錢糴價還兵餉餘米則煮粥于城給散于鄉而孑遺之民

賴以少存矣

剗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于賓州者則有石牌中埠邕鼓邕兩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土官黃文輝等各統精銳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平然而不用粵西一兵米一粒也其肆毒于遷江者則有洛春感岸中謝等賊余請于許制臺差遊擊王選帶兵二千攜兩月糧而來卽同叅將趙庭協剿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二百三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名而遷江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

一粒也至肆毒于柳州一路者則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肆行焚劫余密諭土兵計擒劇盜請詳三院梟斬十九人而柳州至省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一粒也籌畫苦心寢食俱廢茲舉其大略云耳

羣盜嘯聚不下萬餘賓州爲駐劄根本之地全無兵力余請詳撫臺林公募二千兵以便相機戰守有同官密揭撫臺云止許以五百看能滅此朝食否撫臺如其言以五百批允然餉無所處賴藩伯振方于公擔任發司帑四千金貯柳州府庫備一年

之餉乃招募兩月而兵額始足奈大荒之後繼以大疫兵之死者過半余嚴行查核不至虛冒乃止用餉二千金而以二千金仍還司庫余身居盜賊之中百死一生而募兵不過五百食餉不過二千備兵之事如斯而已

余兼攝守道移駐柳州集本府紳士議倡率施舍以濟饑民乃捐任內俸薪百餘金親爲擘封生員一名面給銀五錢各生菜色可憐至有今日領銀而明日物故者余更助其買棺之資又制臺發鍰金百兩與余薄俸奏給又借府庫銀二百兩買穀于

融縣賣價還庫而以餘穀散貧民溝瘠方稍有起色耳

賓之兵餉皆出于條鞭四十七年饑民死者八九兵死于疫亦且過半該州尙據兵額而取盈焉真令靡有孑遺矣余具詳請蠲已前缺兵之額餉止徵現在之兵餉以爲雖有糧亦不能起死者于九原也卽出示曉諭通知又查賓之所軍屯糧不足兼食編糧所軍之疫死者亦多而該州尙按籍徵收余亦具詳請蠲故軍之名糧免至混徵俟勾補新軍到日報道方准開糧亦出示曉諭至于制臺那

餉運米後到六百石原價銀五百兩余平糶還銀發肇慶府收庫而尙有米銀二百餘金卽具詳三院以此餘銀代賓民完納四十八年分條鞭使免催徵蓋瘡痍未起之時徵則病民逋則病國減一分則省一分民力亦出示曉諭通知以爲地方善後之策耳

己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稟稱適探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劫掠何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卽授以火器令其艤舟岩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于城

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岌岌矣忽火器一轟而溺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時爲饑民噉盡餘賊宵遁闔城縉紳士民相率致賀以爲百年未有之快事嗣今庶可安枕矣

戊午之大荒已未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倉官滕元台爲建義塚三區又發遷江賓州銀十兩亦造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因勸士民隨處收埋或經行道路間常令土司帶鋤鍾相隨遇則以土掩之三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骸于莽竄骨于渠者然

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憫孰甚焉真是救荒無奇策耳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而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間借穀于積穀之家已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已又應之乃復至三攜其一婿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腐心切齒之甚殺鷄爲黍甘言以從留其夜宿至夜睡熟將三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謂父帶銀二百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其財盜殺其父控之撫按兩臺蒙批審究奉行者遍拏村人以爲強盜欲爲三人抵命大爲搜索株連蔓引逃竄者過半

余訪其實乃更爲研審詳兩臺云舉人之死死于
仇非死于盜也殺人者死今同謀下手之人俱斃
于杖下一家三人亦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
拏無罪之人沿及村落使鷄犬不寧如此此獄可
以不行矣乃詳申許制臺甚以爲當將在監者盡
釋之而地方相安無事矣

賓州戊午之歲旱熯爲虐赤地千里民饑而死者大
半乃至次年己未遺禾復生遍于荒野如長車淥
里安城等處余經行目擊芄芄黍禾實穎實粟不
種而獲此誠天降嘉祥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

覩者敢不殫力圖維以仰承上天好生之意乃行
該州遍爲踏勘其田有主者自聽收穫多有田在
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強割
反啓爭端而又檄召土兵爲民防護不使入于賊
盜之手予遺賴以少甦因記此竒異以備載筆者
採焉

上許制臺書

附

昨職所謀鵬勦之說非敢孟浪蓋今日之賊理不能
諭刑不能加大勦旣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
秋冬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卽今年二

月間突犯柳州城池幸而覺察更聞羅城縣亦被
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爲撲滅然如太村五
山馬鑼壘址涼傘野鴨感岸石牌中埠等數十村
皆爲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
山賊勢最大係江左所轄聽其自爲區處若石牌
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內孔道必由去賓州三十
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倚大村爲牆壁而根基尙
淺相去亦遙一時救援不及蓋賊近則不可不除
而攻瑕則自易爲力此今日之所當亟圖者也釋
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

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爲力請倘蒙俯允伏
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查得梧州無事兵
亦甚閒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數百名
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湊用自可備一
時緩急如併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
手待斃地方亦立見潰敗決裂造次具呈上請諸
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上林撫臺三書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
台臺面諭地方有事須報西陲安攘計尤切切也

職敢不仰承今于六月初三日到賓州矣其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遷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橫流毒至極聚黨日衆有數百爲羣者有千餘爲羣者有三千餘爲羣者白晝出劫殆無虛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大異前聞若此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劫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劫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劫其二分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上盜則張旗幟鳴金鼓

大非昔時盜賊行徑矣意在劫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掠地其志豈在小哉又聞其密布私人于東西兩廣各衙門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酬謝人皆樂爲之用其奸狡更可慮也且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其奈我何明言從來說勦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吾民亦哭訴于官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大約情形如此加以旱魃爲灾秋成無望目今米價騰貴民窮盜起大亂將作以職甫到忽罹此景日夜憂危但欲爲預備之謀莫先于兵食之計

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卽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卒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軍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關之寇則五百尙不及爲城守况欲調遣禦寇乎且據賓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必無幸矣職以爲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專付一將統領以衣甲器藥時時操練習于攻擊壯其胆勇以備緩急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稍弭未可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

餉銀一萬五千金以一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氣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爲事半功倍及今不爲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擾攘戰守俱困至有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益職今不敢隱忍而以直陳誠恐他日潰敗決裂至蒙斧鉞之誅治職欺妄之罪而終無益于事則悔亦晚矣故萬不得已冒昧陳乞具有詳文並將士民陳詞及各官公移節錄一二上呈狀伏惟憲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急爲整飭庶地方得免荼毒而職亦稍追于曠瘵矣

近來盜賊情形日甚一日紛紛申訴但非關係重大者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民命安危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稱黃梓一節在六月初間會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無接應故欲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今請兵尙在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事機危逼非官兵殺賊則必賊陷城池勢不兩立而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意故述黃梓請纓討賊之詞料其不敢以身嘗試至稱上恡一紙之語更有後來其蘇之望且石牌中埠有賊無良

告詞山積萬口同聲更居臥榻之側而狂鋒十倍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假以便宜驟若風雨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就熟二村不足平也二村旣平餘則乘勝撫散誠爲事半功倍聞此賊近與大村馬壘結爲婚姻勢成犄角各峒漸漸連合此後亦難圖矣伏望台臺早賜裁酌

本職受事之始業已廣布文告宣揚德威警報暫息數日未幾猖獗如故節據州縣所申焚掠殺擄殆無虛日未敢一一瀆台聽乃七月初三日有邑敵

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對敵追捕操戈相向
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羣起
殺人是何景象此地爲賊淵藪此事尤所觀望何
可緩于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
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壯馬挾一鎗三
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峒亦未甚聯合倘
偵彼出劫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
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略茲具文上懇伏乞
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劄諭謂東
粵可以自專西方須仗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
今事在燃眉望惟台臺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
此實鄉紳士庶喁喁引領非職敢爲煩聒也賓州
米價驟至一兩若更不雨秋成絕望賊誑于外民
潰于內將奈之何仰知遠廬台念敢以併聞

跋

士君子策名王路必實有補于職業而後可以濟時
艱期報稱自古經世宏碩往往以敷歷中外得之吾
邑盛觀察若華公警敏絕人其料事應變輒倉卒中
綮以司空郎起家歷閩黔兩廣藩臬所至有惠政讀
其政畧卒業愾然而嘆曰國家當有事之秋獨不得
斯才也而竟其用乃使休沐田間以其暇日修泉石
烟霞之事哉其勾奸恤隱平反捐縻吏靡勿畏民靡
勿懷而車蓋所指輒當戎馬之郊饑饉之歲能出水
火而袪席之化桀黠而馴擾之非識力有過人豈其

嘗試輒效者如疏止公主墳價勿給抗抑稅璫借帑
勿與省公家資且八九萬在楚則以便宜捍禦江水
在黔則力請當事無專決錄囚全活不下數十萬衆
而造墳錄囚兩事且著爲令甲公實始昌言之至于
調服苗仲之心惠威並行經權互濟使得公數輩控
制黔中豈至蔓延貽禍如此烈哉今公已致政歸田
啓備員銓曹力未能薦公以急國家姑書之冊以俟
秉軸者

天啓丙寅春日年家姪朱大啓拜書于燕臺邸次



